

她有一個多星期沒到學校來上課，後來當她到學校來時，她帶來

這女孩子總愛誇大，去年買了一件呢呢，便處處無錢的歡喜，對我說：「這是我三十二年最大的慷慨呢！」的確，在我們這極不平穩的階級，要想製件衣服，且艱苦困難，是豈不難國家寶藏嗎？架架飛行機麼。

連日大雨，人們的心都濕透了，今天好不容易見到陽光，阿玲的我去散光市市。

我們走進一家百貨店，她叫夥計把所有各色各樣的手帕在櫃檯上排成整長的行列，她目已像一個大將檢閱軍隊，以英兵而上的姿態，站在一邊，每二尺長的一個，細細察驗。

手帕與愛情

這女孩子總說：『去年買了一件白亮，便帶着無畏的歡喜，對我說：『足足三十二年最壞的便服呢！』的確，在我們這兒，價廉的階級，更該選件衣服，且艱苦困難，是並不能夠象蘇俄白銀舞衣。』

連日六期，人們的心都疲憊了，今天好容易見到陽光，阿哈約夫去散步了。

我們走進一家百貨店，她叫摩計把所有各色各樣的手帕在櫃台上排成整長的行列，她自己像一個大將檢閱軍凱，以英勇而瀟灑的姿態，站在櫃檯二尺遠的地方，細細鑑賞。

『真像的顏色太豔了，』她厲聲一喊。

『真的，淡一點就好了。』我答。

『真像的紅綢織實了。』

『零一點就好了。』

「我們作朋友，啊，我太高興了！」

這事實雖然不久，瑞瑞雖然不能原諒了，但是她告訴我們說：「我們學校來了，一條女心願我們一個星期後可憐的基夫夫人終於死了，葬儀是在大教堂中舉行的，我們全班的同學都去望大殯禮，我們，我們的班們前掛着黑框，我看見了基夫先生，瑞瑞和瑞瑞的妹妹，弟弟約翰，她們在一個給着，都保守着沉默。」

出殯方算結束，而在外國，雖舉出基夫夫人死時作一個基夫先生在世時的天沒有在人前流一滴淚，他的妻也表示了點點的憤慨，但實際上誰都知道他的心也早已破碎了呀！」

實際上不管他是怎樣的，現在他母親死後，和他的友位似乎又進了一步，他照舊的來上課，以前不遲到和談些不中聽的問題，現在他卻把談話作一個可以談心的朋友了，由他的談話我多聽見了他的悲劇，他是一個多善良美麗的靈魂，他是一個主教徒，有一次當他在談話中聽得一個是假沒有宗教的人時僅用那麼一種憐憫的眼光聽我問我：「你們中國人用什麼來抵抗」

「什麼？我沒有作麼。」

「唔，聰明地地板，玻璃窗簾繞繞的動起來，我聽了一說，不自覺的看了看玻璃上的一張紅紙條：「捐銀一塊拾銀一千元」

一家，兩家，三家……

窗上的電燈漸漸疲倦了，小窗簾裏發出有韻律的敲鍋叮嚕之聲，夜已深。

最遲最後一家店舖門口，我說：「馬馬虎虎買一條算了。」

他似乎有無限怨憤之氣，一脫離兒對發洩出來，「唔，買馬帕爾馬虎，那麼，愛情可以算得了。」

不消說，那麼，愛情，我們不歡而散，了，頭想的事始終未買到。

第二天，換到她一張紙條。

「什麼叫做愛情？那款是男孩子對他的女朋友的『三』動，一笑，什麼叫做愛大的與德，才算真正的最點，真正到了解而你們愛我的眼睛裏看得對我的意見竟那麼強逼了，還證明我們的志趣很不同。」

我坐在辦公室裏發瘋的想來。

平怕，這種，愛情。

畢東皮鞋油

成都發行所：江漢路二號

情上愛已家一庭爲有情人
 人上夫的一的今速人
 情一了的一的今速人
 人上夫的一的今速人

民國

兩院今明最後

我是有夫之婦

讀者先生：

歷三個月來，有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橫在我的心頭，屢次想找個人來指示應當如何解決。但是第一找不到一個適當的人；第二又不便詳述，現在看到貴報特設信箱一欄專為人們解答人生上的各項問題，因此不揣昧陋，寄這封信來，請能指教我一個好的辦法。

我是個年近三十歲的已婚的婦女，我的丈夫到現在為止仍舊像新婚時一樣的愛我。我還有了兩個孩子，這兩個孩子也使我非常愛他們。本來我們有一個很樂滿的家庭。但在三個月以前忽然間可憐的一個路——一切的事務都必然於此而變壞了。自從那時起以後，我就覺得有幾種武裝與安太史相戀爲機密至十年未決觀察閱之極平實醫師則歎死前市南三十留街國藥廠教子育賢母風若有紅雲若格作詩詞稱小除夕水調歌云

『聯合古今古、新不斷情關。東院流水不盡，何日復西還。欲借吳船三尺，排浮蟻蠶，電中喚醒。夢少仙蹤現。潯江上勝遊。迴得舟人影瘦。夜燈寒。不知今夕何夕？頻醉不成歡。人世無歡不定。歲月一年已過。無悲歡兩料。風雨茫茫。塵沙不到長安』是能使大膽不作小低唱者。

法國革命以前，在巴黎市專門監察政治的官吏們，

多「在湖船中戲之意」
「各不相同」不
命成功
法國受

[illegible]

潼關牌煙
 莫一其
 不敵味
 爭仕芬
 雌女芳
 出品
 司公草
 處事辦
 號四十二

五洲大藥房

成寶銀機

新製義規
歷史最久
信譽卓著

外埠音銷
地址上海
現已出版